西山日記 四

涵芬樓秘笈第七集

西山日記 二

清脩

乙酉冬孟尚寶秋來謁衣敝緼袍形容甚癯先大夫徵諷曰兄自處信高矣能無為子孫計乎尚寶不應徐曰憶昔守山海時被大計貧不能歸里中竊笑之弟賦一絕曰黃金滿載非吾願白首還家未足羞獨往獨來原是我浩然天地一虛舟味之清風襲人

金壇諸生王雙山甚少貧以館穀為生數年差自給即呼故時弟子還其脩金曰吾向以貧借此為饘粥計至今思之何功於汝而享若惠耶相知者亮其素節亦不強舉四子命各工一技躬耕外圬人亦有之不為辱也

唐伯虎落魄半生托致豪宕借冊青以自娛有閒來寫得青山賣不使人間作孽錢之句三復之自覺形穢

羅一峰先生倫謫居里中日與門人講學日將午未晨炊也急貸米于隣生夫人報公曰無薪柰何擘一櫈作爨

莫埭溪先生瓚罷官歸饘粥日不給時以麥代粟或請居間先生艴然力卻之有餽者輙受門人詰其故公曰受餽禮也居間不義也

歸德相公罷相歸蕭然一室庭中借蔭于隣家一古樹納涼焉門外樹一小坊題其上曰奉旨提督三農使者本塾鄉校長

蕭九生近高由中書舍人長省垣自請出參藩不顛九列也以浙藩

右使請告不染一塵有勸之仕者其夫人聞之曰不做官也罷二十年空囊如洗何樂乎官也

袁安節公洪愈生而清介質直孝友忠信不苟然諾與人交不設城府通仕籍者四十餘年以三品里居垂二十年容膝之廬不增一椽得月俸輒與諸兄飲食共之南畝無拓出入徒步或泛小舠從一奚僮而已給事日糾銓司翰林各一人皆分宜入幕客也上為之逮銓郎黜翰林而公亦出為建寧僉事及卒夫人不能具窀穸周中丞孔教檄郡縣義助之

平湖馬比部應圖可稱苦節榜其堂曰臣節氷霜苦君恩歲月閒讀

之愴然

陽羨萬文恭士和由庶吉士改吏部自請南入皆迁之颺歷藩臬至廣東方伯金窟也夫人一夕請閱守藏見有數十櫃問曰何曰此餘銀也曰餘銀可取乎曰亦有取之者夫人私計曰公以寒儒起家諸子去窮措大無幾何不取此稍自潤公佯應曰諾歸遂夫人問餘金安在曰忘之矣夫人不樂公解曰此物取之易去甚不雅曰何以故曰吾以寒素驟得此數萬金或福過生災陰減壽數經營生息反生許多勞擾子孫不能享或以驕奢淫蕩損其家聲又或慢藏誨盜或不戒于火種種不祥反多不如意事遺至後人或為暴君污吏所魚

肉或為鄉黨惡少年凌虐皆此物為祟故曰去甚不雅也公官至大宗伯繼陸文定後席未煖而去士林至今仰其高風

海忠介清脩勁節終始不二其才亦自不同賀淡庵邦泰守瓊時以賑荒入忠介里造謁齎十金為贄忠介固辭淡庵曰此貧家賣米見寄亦非俸金也忠介受而留之飯蔬食菜羹簡而有禮飯將畢有布衣數十曹拜跪于庭忠介曰此皆族子頃受賜不敢卻敬散諸族子以廣大父母之惠故來謝叩首而去

井中丞死于官布衿數十敝孔多縫補

山襄毅廉正自持淡然儒素先帥府有鄭牢者老隸也性鯁直敢言

公呼牢試問曰世謂為將者不忌貪廣西饒珍貨亦可貪否牢曰白袍點黑終不可滿公笑曰人言土夷饋送茍不納彼疑且忿柰何牢曰居官黷貨國憲甚嚴公不畏朝廷乃畏蠻子耶公舉手加禮曰教我教我

楊公繼宗知嘉興府止帶蒼頭家僕一人如旅寓然踰壯年即獨居在嘉興九年朝夕飯兩盂蔬兩盤而已夫人自其鄉來閲三日促歸官滿回郡居宿客堂

王知府璡洪武末以賢能薦任寧波府知府潔廉平易杜私謁革利弊政教兼敷璡自奉儉約一日見饌兼魚肉大怒命撤而瘞之號埋

美太守

大理卿王公宇初任撫州民多商給繻之錢歲計累萬守皆自取以為當然公曰可以無取而取之是傷廉也悉屬于官郡治傍有穴地前守引水畜魚以自給公遂實之為倉儲粟數萬石以濟饑民郡人題其壁曰關節一通無地入公廉兩字有天知

章朴庵拯釋褐為給事中後官至工部尚書清操淳朴畧與楓山相似其致仕歸有俸餘四五百金楓山知之大不樂曰汝此行作一場買賣囬大有生息朴庵有慙色

白沙嚴於取與一毫不苟巡撫都御史謝綬遺先生壽木甚美一日

其交厚陳其卒遺言必得木如先生者其子以告即舉而畀之林良
以畫名天下嘗作一圖為先生壽惠州同知林璧至閱之甚愛亦即
畀之無吝色知縣趙某頗著貪聲懼先生遇當道露其事遺白金數
挺為太夫人壽先生不得已受之戒家人勿啟後某以贓去追而還
之其人感泣提學汪廷貞慕先生作懷沙亭以寓仰止亦數以白金
為壽其卒於官也盡封還以為賻參政伍希淵遺白金欲新先生居
卻不可乃營小廬山書院以處四方學者初年甚窶嘗貸粟于鄉人
陶睿知之遺田若干頃藩臬二司倣富鄭公故事破費百金買園一
區於羊城之北以奉先生封券至於三四往返俱不受

陳茂烈爲吉安推官考績歸至淮以乏寒具凍幾死所知覆以敝裘救之爲監察御史袍服朴素借騎一馱馬身若無官而自繫風紀之重母老乞終養供母外短床敝席不辦一蚊帳身治畦一蒼頭給薪出則執小油蓋妻子服食麤糲皆人所甚不堪而泰然自足日坐斗室究極五經四書之旨體驗身心隨得隨録嘗曰儒有向上工夫詩文特土苴耳吏部以公養母清苦奏改爲晉江縣學教諭資其祿疏辭不拜既又援侍郎潘禮事例奏給月米制曰陳茂烈清苦可嘉着月給米三石資孝養公又具疏辭上不准制曰朝廷以孝治天下陳茂烈既家貧親老月米資養不准辭

朱公裳少勵清節為諸生衣食不續裕如也正德丙寅御史顧潛試士知其賢檄府守資之不受俾學于京師旅于郊寺無僕從自炊汲同門生或辦甘脆而食之不去讀朱氏詩諷誦不輟口登進士積官至九卿大夫寒約如一日自號貧子既顯改安齋自都御史守制還居無賓堂土壁席門自奉常茹菜連旬無肉食為御史按山東山西有風采人稱為長齋御史為肇昌知府嘉靖初詔舉先朝故典選天下方面知府治行高者賜燕勞止得八人公清苦與列後給事中劉世揚舉內外清正臣大學士石珤而下八人公在中為浙江副使清操愈勵冬夏惟紗絹袍各一再無可更者夫人荊釵布裙菜羹糲飯

親操炊汲與貧民無異迎父就養同列知其貧共製衣一襲為壽公父力卻之終不受蓋其家教如此

南坦劉公素性清約蔬布自喜守紹興紹興漢劉寵故處也在郡精核廉敏甫五月郡政大治逆瑾銜公出守不脩謁擬郎中時瑣細廢為編氓郡人爭致贐公曰勤苦諸君吾治不逮前劉敢蒙一錢耶既去越人肖翁像為小劉祠

恬退

英廟復位薛文清居內閣數月見石亨竊弄威權歎曰君子見幾而作豈俟終日乎引疾懇乞致仕得允即出城行至直沽遇風雨舟不能行饑糧俱乏日中猶未舉火吟咏不輟子淳私慍公不為意言曰人家好〻做官他便要退受困誰怨先生聞之曰我雖困而道自亨也

天順元年軒公輗以老疾告歸陛辭復承召問公歷陳為御史為按察使為都御史所以上曰昔浙江廉使考滿歸家具僅二竹籠是汝乎公頓首又問年未老再可用乎公頓首以疾告上知公之不可強

乃賜金幣公辭即日就道

王文端公引退家居一切世味安於澹泊居第隘陋曾不屑意天順初年踰八十春夏間集諸僕耕蒔擊鼓唱歌公乘肩輿循觀阡陌諸子孫更迭稱觴上壽宴樂鄉邑以為美談一日澄江洪漲公蹐門坐觀諭諸子孫曰為東里先生不欲吾同事內閣調出理部事我時不能無憾然使我在內則天順初年當坐首禍必有遼陽之行今日安得與汝曹觀水為樂耶以此知出處有定非人力所能為也

楊公繼宗年四十三乞致仕疏曰錢若水年四十而致仕以臣觀之臣年尤多三歲陶弘景奉朝請年三十六歲而致仕以臣觀之臣年

尤多七歲放臣致位得與弘景若水遊于地下足矣
高公明成化間乞終侍養歸貴溪山築蚕閒亭逍遥其中有四壁蕭
然安一榻寸心虛了湛三靈之句嘗號五宜居士
魯文恪以祭酒告歸乃闢小園于夢野臺之東鑿池築亭雜蒔花木
為遊息之所總名之曰已有園客至則葛巾野服延坐或泛舟磬池
呼酒三數行自歌古詩有物外之趣自作記曰蓋吾材類樗而今復
病是加之朽也樗而朽蓋無所用之無用則無屬吾其屬吾矣吾屬
吾吾園始為吾有也苟藥物能吾扶執使吾不樂觀此則公之風致
可知矣

高隱

孫太初山人其隱吳興之道場山構一堂曰挂瓢畜一鶴自隨鹽官許相卿雲邨先生高其行置田數畝飼鶴題曰孫太初鶴田按使者舒公其同唐一庵先生訪太初至門窅然入其堂不見主人使者色變良久山人出飄飄乎霞舉欲僊使者始心折具一蔬酒數巡賓主不交一語而別送止籬內

沈啓南先生周以繪事名三吳吳郡守欲畫鼓樓顧左右曰誰善繪事者以周對守呂周公具老人巾服日供役守出入輒長跽門下事畢守竟不知為何許人也入覲謁王文恪公公語次問守曰曾見沈

啓南先生乎守左右視不能對問舍人兒曰誰為沈啓南者曰公已見其人矣何從見之即前繪鼓樓者也守驚報歸謁啓南先生已不可踪跡矣

嘉禾殷方叔父子隱于西郭外以賣藥為生短褐不完其子偶衣一長衣公頻蹙曰天下将亂矣安用此為每夜父子相對讀漢書厭時俗侈靡揜面曰吾不欲見此不祥物也

羅念庵公死後數年隣人有遇之嶺南山中者作家報寄之又取頭上簪徵信蓋公殮時物也此得之沈伯和云

吾於山人得一人焉曰徐聲遠應雷事母至孝家貧無以為養不得

巳借資館穀母死即謝絕一切嘗言千金乗其空乏妖冶乗其酒酣而能屹然不動李元禮孔文舉可作而不屑附之以成名此真能為詩者也蓋自道云丙申後杜門著書客至不見相知者即見亦不報謁病甚力不能具一布帷將死前几上硯忽大鳴賦七言一律中有從前隻字猶嫌贅閱盡千秋有不平之句聲遠捐館後吾時過金閶望之奄然無氣矣

吳甘泉徵士琉父析產後即捐千金鬻書起萬松樓讀書其中者二十年郡守劉莊襄公天和執贄門下方伯余肅敏延之紫微樓〻故有妖公一寢妖竟滅有生母之喪莊襄船弔之徵士為位於門內西

向太守拜門外布衣不敢當大夫之弔也守使人廉之平居凡遊亦不敢南向恐偪於嫡母故君子以為知禮

王光庵先生賓當高帝時清狂自晦不娶不仕黥面髽髮短服行歌有訪之者箕踞捫虱不相酬對姚太守善微服再三叩之乃稍露其奇性至孝母年七十賓且死抱母不捨呼嬢者數而後絕〻後一日其家聞杖屨聲則先生哭曰天乎柰何令我捨嬢去乎姚少師廣孝奉命賑吳中至貴踞謁王先生不得見乃賂其門者私宿戶外晨啓戶王先生方欠伸起少師忽跪床下始款接王先生正色作吳語曰和尚錯哉少師從官如雲遙望見其磬折坐側而已

王文成幕下有一布衣上虞許璋也擒贛州諸盜平宸濠大都藉其謀文成不敢屈以官爵餽遺亦不受隱居山中文成屏騶從往候之清談竟日蔬食菜羹泊如也

桐廬有隱士徐昉與劉文成善文成同章溢葉琛輩赴高皇帝之聘訪徐山中意欲引與偕昉相對默然不出一語文成不敢言而去劉功成後為胡惟庸所中知者竊歎曰徐昉真高士也

陸包山治以丹青與文先生埒倜儻嗜義家支硎旁有山水之勝藝菊數百本五色相鮮嘉客至解衣伏雌斗酒日夜不倦有腴田數頃忽棄之搆祠以祀其先祖而依焉壽八十一

和平陳老蓋陳武帝之裔也鄉人呼墳頭陳江南六朝世家惟此與呂山吳蓋僧永之後云陳老年九十六余薦其鄉飲謂余曰以公故叨大典卻破一生戒余曰何曰此番方認得長興縣前又二年而沒

格言

予童時嘗見父老語曰飯後伸腰天必不福惡其飽而惰也粒米墮坑廁雷霆必擊惡其暴殄也徐聲遠有言尋風水者三世墮惡道惡其貪也三者有味乎其言

唐元徵及第後謁達觀和尚和尚曰若初來謁我〻以為可成佛久之止可作菩薩以多慧故今直當入地獄矣驚問師曰今汝所居之官儘可造業爾余述其語於元徵元徵曰然吾聞師言汗出沾背

壬辰予遇達觀和尚于毘陵一舟中予叩之曰生平患性急且不能忍辱和尚曰性急者不深心也不能忍辱者不自重也予曰不忍辱

由我相勝反不自重耶和尚曰閒時出門遇諸犬狺、相向若夷然不校看得我大物小一切榮辱俱放下矣予深味其言時月明鼓棹夜半深談和尚高聲朗吟一偈曰大地山河是阿誰了無一物可思惟夜來處、鳴鐘鼓敲破骷髏人不知亦奇男子

予癸巳謁選見朱鑑塘中丞問曰子當為何官曰例宜令懼不堪願改教公正色曰令以治天下者也教官以道化天下者也子顧難其易者廼易其難者乎

吳門一大老營一壽藏術家議不一吾友蔡無辱曰此事難言須與玉皇大帝知會地藏王菩薩考察其生平功罪方酌量予地豈盲師

所可臆度予以為名言

李臨川先生樂曰世家少年子弟有才便不是好消息非賢父兄加意繩束便是為惡張本

無辱云人家子弟少年驟發科名便是不幸吾子不敢厚望其進取恐其造業也又語予曰貧家子弟不中也得若兄既有此家世諸子却不中不得此兄不如我處

先大夫令南陵孔道夜半使車忽至令不敢解帶嘗謂小子曰衝途亦有三益賢人君子至幸得時時領教一也疑事多所質二也習勞可以寡欲三也

先大夫令南陵時遇一使客體肥而耐暑請教曰攝生有法乎曰有靜後不宜遷動、極不宜遷靜以漸消息是以無陰陽之患也

俗傳洪武時吾邑有潘長壽者以粮長役京師時遇高帝萬壽嵩呼例應朝見口稱長興縣長觧一名潘長壽帝大喜授以御史諸御史不服尋陞都御史御史心薄之而不敢言有一廵按奉差請教於潘潘曰若去時莫驚死了人歸時莫淡死了人此事不見正史其言甚有味恐今之為大中丞不能出此語也

蘇州有一郡守初任諸里老廷見中有一耆宿向後伸二指作隱語太守叩其故廋不能隱衆里老以實對曰謂使君為第二等太守也

太守變色曰何其人曰使君初到不問百姓疾苦先問錢糧是以為第二等也至今為名言

張差之變有以風顛寬之者有以借題反戈於請鉚者繆當時、為庶常大書於邸報之首曰借題二字箝忠臣義士之口風顛一語長亂臣賊子之心時論大快

楚人李若海語及繆仲淳曰凡人聰明不可用盡机智不可使盡勢力不可占盡議論不可說盡精神不可馳鶩盡衣食不可受用盡吾深有味乎其言也

海忠介以奇節耿重一時凡縉紳論事必藉口忠介文貞曰出剛峰

之口者可信也入剛峰之耳者未必皆可信也

張恭懿公瀚刻石墓上云子孫賢思量上墳子孫不賢思量墳上傷心哉二語也

語云世事盡從機巧得痴漢只合吸西風有味乎其言之也

濮琢如尚賓語弟仲章曰以做人之心做官必壞官以做官之心做人必壞人其言直捷可味

夏公寅嘗語客曰君子有三惜何曰此生不學一可惜也此日閒過二可惜也此身一敗三可惜也客愯然避席曰名言也

薛文清曰少言沉靜最妙常沉靜則含蓄義理深而應事有力又曰

常默最妙已心既存而人自敬因喜而多言覺氣流而志亦動故輕言輕語之人不可以與深計易喜易怒者亦然

潛溪宋太史歸田日銘于楹曰積高山之善尚未為君子貪絲毫之利便陷于小人

劉忠宣語陸吉士深曰初入仕不可受人知、已多難立朝矣只如朋友若三數人得力者自可了一生過多則晚年受累

陳獻章忍字贊七情之發惟怒為遽衆逆之加惟忍為是絕情實難處逆非易當怒火炎以忍水制忍之又忍愈忍愈勵過一百忍為張公藝不亂大謀其乃有濟如其不忍傾敗立至

張莊簡嘗有言揭屏間以示人曰客至留饌儉約適情肴隨有而設酒隨量而傾雖新親不擡飯雖大賓不宰牲匪直戒奢侈而可久亦將免煩勞以安生

卲康僖嘗勉人曰此心天理只因怠惰失之提起此心便是天理放倒此心便是人欲

周敬松為太宰有詢其品於相知者曰清謹曰果爾必有大裨於銓政其人攢眉曰是何言也居高位而止以謹稱必左右顧眄縮朒多遷就即夷齊何能為

卲文莊嘗曰願為真士大夫不願為假道學

楚中一新進士謁本房座師蓋黃門某也曰可以做天下事者宰相談天下事者諫官我師身爲諫官又出首揆門下宜發憤盡言黃門曰姑稍待曰師萬一轉太常即欲言無及矣又曰欲正言無諱先自正已始夫人所以不能無濡染者不過爲美田宅計爾海内民窮財盡勢將鼎沸目前美田宅必且爲屯田營房得無愚乎黃門愕然言者蓋中丞楚陽公子也

王端毅公問蔡清今學者滿天下何故異才難得清言事固有由也上之人所以養之者本末盡其道下之人又幸時之昇平而售之急耳官既到手或無暇于學或自以爲無用學矣識見既淺踐履必薄

規為必麤以此雖有異質者亦不能成異才公曰然吾兒承裕今年二十三已中舉然吾未欲急于仕且令靜覽群書閒閱世務冀他日得實用耳

正論

許司馬先生與林憲副梓鍾光祿化民及從父印渚會講武林講畢司馬左右顧曰諸公何以教我憲副公曰弟何知只講見利思義四字座中有面赤者

景泰中林聰以爭易儲事下緹騎獄幾死胡忠安公濙稱病請亟歸上遣使慰勞公謝曰老臣無疾聞欲殺林聰驚悸欲死林以是得免

陳莊靖瓚為新鄭所逐林居者十餘年有惡新鄭而譏其守者莊靖艴然曰新鄭實不貪只是睚眦太重爾前輩平心如此

寧夏之變事定獻俘上御朝受賀內外文武賞賚各有差文定公閱

邸報語唐長公曰宋澶淵之役凱旋宰相冦準以下素服待罪朝堂者七日相對悵然

汪直亦奇人也嘗稱贅於新安一老先生貧困無聊走海外將發别先生曰何以教我先生曰言忠信行篤敬蠻貊之邦行矣直拜而受之市海上一切貿易口不二言島夷爭北面事之勢漸盛遂入冦至釀大亂

又一典史為按使者所逐觧衣受杖大呼曰打死典史其不服使者曰何曰典史受賄以銖兩計動輙坐之曰贓大人取至數千萬曰無碍官銀典史死不服也使者無以應

神宗選后初得餘姚孫氏女蓋忠烈之後也盛裝入諸王館馮保曰未后時業已爾、後日入宮安得許多珍異滿其欲耶竟罷選

潛齋公老而無子染指治生許司馬候之臨別去潛齋曰僕亦欲入郡司馬曰何故曰有一逋租者欲往訟之司馬正色曰不佞若如公年即至尊有命亦不赴矣

羅念庵曰世以多欲病楊文襄某則親知其廉介或曰何曰有故人餽寶珠一斗受之客既退分勞左右投之地頃刻立盡一生有以貧歸者發囊助給率數十金為常夫為天下用財而不以私蓄即比于一介不取可也非廉介乎

正德中楊文襄嘗言今日之務在省事不在多事在守法不在變法在安靜不在紛擾在寬簡不在煩苛皆時所深忌者

章公溢為御史大夫務持大體曰憲臺百司儀表居其職者當先養人廉耻使避而不犯豈直恃搏擊為哉

余以骯髒不諧于當路朱文寧曰凡公祖父母吾輩須善養之此二字殊有味

清議

劉六劉七之亂掠中州過鈞州令曰有敢犯馬尚書里者斬至泌陽入大學士焦芳家芳遁取其衣冠束草人如芳狀徇於衆曰吾恨不為天下殺此賊也嗟乎盜亦有公論耶

沈青霞鍊令溧陽御史惡其強項已具白簡矣一胥不肯操筆御史怒叩首曰小人寧無人心者乎敢逐循吏叩之故胥故溧陽人也事尋解

王振欲殺薛文清已械付市曹矣振竈下有傭號慟不已問其故曰聞欲殺關西夫子振驚急止之薛竟免

周長垣嗣哲有母喪吳縣令同年也來弔長垣女弟婦於吳為要津懿戚從幃中窺令笑曰此子亦吏部耶長垣公駭問故曰數日內當知之未幾邸報至矣令果不為公論所容竟落魄白首嗟乎一婦人乃明於當軸者耶

江陵奪情鄒爾瞻先生受杖闕下馬健菴公令一隷偵之方報命公問曰鄒進士若何隷哽咽不能出一語涕泗交頤此以數行淚為清議者也當時臺省之不如隷者多矣

龔翊字大章篤學力行年十七為金川門守卒靖難兵入門翊大哭復還鄉船秉耒耜竄伏田野間肆力群書著述不輟宣德巡撫周忱

累候其家諮訪遂薦為崑山太倉學官辭不就曰翊仕無害於義恐負往日城門一慟耳竟隱終身門人諡為安節先生

義俠

當吳趙沈艾受杖時門生故人無一敢近者卧廣柳車中夜半達通州四顧扃户忽一賈人張姓者秉炬大開門延數君子入諸撿押送者不下數十人張宰豬烹羊酒脯相勞費不啻數金生平未一面也或恐之曰若不畏江陵耶對曰吾細人何知利害一切悉聽之禍亦不及丙申秋余與馬比部過其門見棹楔纍纍挂左右壁余以一刺投之享其酒脯時張君沒久矣比部拜其墓墮淚

沈君典以爭奪情謝病歸時寄興挾邪酒次非紅裙不歡也一日至新安一富室與貧生搆以二百金私君典求解于郡公君典曰諾酒

後妓浮巨觥觴君典跽請曰妾願一言君典曰惟命妓曰相公負海內重名乃為富室下石貿生耶且相公擲一官如鴻毛何二百金為君典立自責致書郡公反前語貿生訟大勝詣守謝守曰此沈太史力也來謝君典君典語之故因出妓見生與交歡越十年妓亦為人所搆下燕湖獄生竭蹷救之乃免此可作一傳奇後生輒以挾妓為風流且藉口前輩吾故揭二公案

邵生死後當事者并欲殺其幼兒以事屬邵姻家陰毒之奄奄床褥矣伯和挾一死友夜半至其門踰墻入抱兒出付友時邵氏有二婢侍兒伯和心計曰婢不歸異日事必泄復入手挾二婢出又問婢曰

乃公有一寶劒安在婢曰在床頭復入取之出入凡數次如入無人之境明晨抱兒在家復向其家索兒其人窘甚不敢泄前事壯哉杵臼程嬰何以過焉伯和時為予言之氣尚勃勃惜其落魄以老不及為縣官効緩急之用命也夫命也夫余問伯和邵生芳奇才何以不能自免曰有勸之遠遁者以床頭數少艾槖中金不能走神龍有欲猶可醢也信哉

族祖有諱武魁者多膂力負氣臧黃門盛時多所凌轢魁獨與之抗黃門無如之何有猶子無賴為盜魁飯而手搥殺之曰誓不留此種以辱祖宗亦俠士也

韓孝子守忠孫其習農負薪為生其世毋通于少年其蓋世族也其慮勢不敵仇終不能報晨起持鐵錐伺仇山僻拉殺之嗚之官其慨然承服令問何以殺其不應拷掠至死終無所言蓋為其世毋諱也丁子曰孝子有孫如此勝狀元及第矣世眼以囹圄桎梏為辱忠孝節俠以九死為榮吾故表而出之

元末蔣毅之父以貲雄湖濱訓練土人萬餘保障一方封民兵萬户侯仍建義學義田延楊鐵崖先生維楨為書院長稱義門蔣氏太祖初起毅率鄉兵首附由都事歷官刑部侍郎至今子孫蕃衍為望族近有二孝廉嗟乎以今之時得侍郎父子地方安枕矣

曾大父湖南公曜少年自雄其才起家數萬族有數百人世居湖濱敢而負氣公好施收其豪有力者歲時椎牛置酒高會威惠並行有事夜半一鼓而集族子多驍悍好然諾即生平素有嫌隙遇急輒奮身以往不復顧無賴者駕巨艇湖中使酒好鬬陽羨人聞丁氏船多咋舌辟易湖西數里有下塲李亦勇敢多力士凡地方相毆必倩李氏人然不敢與吾族抗蓋丁氏子弟心齊不顧利害故也大父沒吾輩宦游稍稍束以禮法族始携二然其氣仍在

方希直死魏尚書澤是時謫寧海典史嘗捕方氏悉力保護周旋以故方氏有遺育後過方故居為詩曰筍輿衝雨過候城撫景令人感

慨生黃鳥向人空百囀清猿墮淚只三聲山中自可全高節天下難居是盛名却憶令威千載後重歸華表不勝情

王紳子稌初從學方孝孺靖難後嘗欲與孝孺表侄鄭珣至聚寶門外負其遺骸歸葬不可得坐逮繫獄文皇念禕忠特宥之且用稌、辭疾讀書青巖下遂輯方氏遺文為侯城集後百年始傳

母範

余童時嘗見大母吳太安人外大母陸孺人親蠶夜半起飼日昃乃食拮据者幾一月桑或踊貴脫簪珥付質庫應眉睫之急或倍收或子不償母一聽之天歲不辭勞也今大家蠶者絶少數十年來不見織婦矣此細事關風俗淳漓世業盛衰云

安吉陳練塘先生良謨遺腹子也幼時都夫人故嚴督之而以菓餌遺其師誘之使親師而憚母公老青衿陰陽家以宅前井不利守吏欲代為移井以告都夫人夫人執不可曰柰何以豎子故妨里中飲者乎卒止公第後板輿迎母入長安水涸卧一小舟公中夜呻吟詰

旦都夫人跽而責之曰貧生出入小舴艋甚至徒步百里若初入官便忘向来本色耶望奢氣滿從此一念始吾不願從汝壯立見汝之敗於官也公涕泣伏罪良久乃釋後公竟以清介稱長者母教也

姚京兆一元御史歸手書一剌於邑尉索鼓吹行焚黃禮偶夾板游夫人跽而責之曰一剌且誤況其大者乎按使者一方係命吾不知若失誤幾何親朋競勸之乃釋

游夫人初城居每飯必於常供外温酒一壺食器數品令蒼頭候門外族中必有以徵輸至邑者請餉之冬必為臧獲澣夏衣長夏輙補緝敝緼京兆每宦歸囊不敢入私室親朋餽遺一切太夫人為政其

孫叔度為余言其詳

駱太史之子鳴鑾甲子歌鹿鳴歸太夫人高卧不起鑾冠服跪床下曰兒幸不辱母〻鞅〻不豫色何也太夫人曰吾猶記爾父鄉舉時止一表弟及居亭僧送之歸吾具鷄黍共席為歡今汝盛供帳多騶從大張鼓樂汝母非田舍翁婦何故以腐鼠相嚇也

駱孝廉上元節自武林市一燈餽令先一夕置酒張燈奉太夫人顏色太夫人推案不飲曰若父無所取於人亦不輕餽人余得自武康徐霞石先生云

梅長公之煥少年受業項先生士貞忽箕股而坐先生竟去梅母劉

安豊先生女也親至項氏謝過仍予長公杖十五先生乃安

賢媛

楊忠介公下獄數年適雷震謹身殿上懼立命赦爵歸夫人具鷄黍飯之未下獄緹騎又至矣蓋上追悔反汗也諸校憐公逡巡不敢入爵曰君命也就鋃鐺而去夫人送至道上遠睇之不見乃慟哭歸隣嫗相唁曰相公出門時何以不遽哭對曰丈夫鐵石腸妾不欲以婦人淚軟之爾

李孟白公督餉天津遣家南歸去一二日輒返公詰問故梅夫人曰相公致身王事妾獨不世受國恩乎何面目偷生為願相從地下夫人故司馬克生女也才畧有將家風

青衣丁義感吳太安人之德曰太安人憐我衣破自以紵襖為我解而縫之即小人亦有天理奴子長亦云我久欲走矣以吳太安人待我厚故不忍去

臧日昇大行其內子施氏也吾友守官之女待溫氏姨甚厚蓋其翁之女兄弟世家脫落魄施鮮衣贈之未幾付質庫兄弟多尤之者施探溫至寢令人以新衣贈惟恐其舅姑聞之也厚德如此今亡矣夫

先大夫令寶坻時選后得一麗人端莊有禮已入選貧不能滿中貴意降為宮人入慈寧宮故事凡一宮人必私一內侍若夫婦然彼獨否諸宮人競擯之譖于太后時予杖得心疾以死余聞而憐之嗟乎

士之獨立不偶有如此矣

孫公泰菱湖人守都成兗州二大郡苦節不能自存妾范氏生子鼎依從父以居范苦守至白首無間惜無知之者予故存此一條

洪武二十一年賜信國公湯和夫人胡氏勅曰婦道專內政而無妬勤勞啓家夫婦同心惟古有之今少見也惟朕臣湯和與爾夫人同朕鄉里當天下大亂人各挈家避難皈依豪傑所在皆然獨爾信國立勛於大廷今也功成名遂攜長幼而歸故鄉嗚呼昔爾夫婦黑髮而來今歸故鄉皆蒼顏皓首夫人淑德命婦如之鮮矣特賜黃金二百兩白金一千兩鈔五百錠綵段三十表裡爾其領之

永樂八年遣行人余昊勅凉州都督吳允誠妻曰比韃寇以兵脅爾夫婦為叛爾夫及子從朕征討而爾能守節勵志與子管者謀執叛人殺之以婦人而秉丈夫之節忠以報國智以脫患朕甚嘉焉今賜爾綵幣十表裡米百石鈔四千貫羊百羫用示褒嘉

耆壽

陸文定公好佛所游非佳山水即名刹然必風日晴麗方命駕平居必日映窓紗始啟扉不爾不輕出門見客惟一老妾善觧其意杜門端坐必整衣冠褒衣大袖儼如也喜慍不輕見遇諸少年時為雅謔晚舉子以大行終養二十餘年有孫六諸曾孫遶膝高朗令終江南諸相公誇緑野者遠不逮也公自謂平生出游未嘗遇烈風暴雨亦天假云

章文懿八十無子一婢忽有娠將娩私語公曰生男耶異日何以徵信公題一絶於白練曰八十年来此一春一春之外更無春縱然不

得扶持力留作他年守墓人舉子以蔭官郡守生子十至今富盛

武林潘公雨田守福州林郡伯春澤之孫如楚潘同年也一日會林起居翁林大笑潘訝問故曰大父適舉一子時翁年百四歲矣太守急往賀林公不杖而出故示躩躒狀又五年捐館

崑山周翁壽誼洪武六年、一百十歲吳守魏觀行鄉飲酒禮賓翁首之又六年上召見便殿賜宴予冠帶給驛舟楮幣遣還踰年乃卒蓋自宋淳祐四年甲辰跨元及明凡三國十三帝而不肯仕攺革之際兵燹數矣而竟無恙晩遘真主奇哉

桐川李景渠先生諱得陽少年即好冲舉之術以憲副請告歸去家

十里築一室于萬山中靜坐瞑目忽一日有乞兒来直呼先生名先生即下拜曰若吾師也其人亦不讓詳與論性命之學先生問曰轆轤搬運云何曰吾不用也再叩之約曰明年八月某日當来會于飛来峰絕頂先生預囑太夫人曰若師果肯挈兒去兒不歸矣太夫人且疑且信至期大雨先生赤足自攜一蓋覓之飛来峰頂烏有也諦思師必不欺我遲迴久之已下山復登其巔忽窩舖中有老媼在焉先生下拜曰昨所見男身也今乃女耶老媼笑不荅因再叩以性命之學首及搬運先生曰師向言不用此今何以復云老媼曰昨者吾見汝氣浮本不固若一搬運反提火上来故阻汝今其時矣又明日

嘗于沙皮巷索我先生篤信之先遣一力問之沙皮巷適一妓立門首問曰李得陽遣汝来耶歸道其狀且驚且喜覓一巨舟于西湖延妓至焚香叩拜深談至夜半語秘不傳先生即欲隨之方外妓曰汝俗緣未斷又一年當出山又數年大得志即宜脫身歸不然且有奇禍至丁亥起補福建洊歷方伯受知富平公節鉞三楚以母老請告歸未幾楚有假王之變趙可懷被難乃知西湖之言不誣也妓姓花先生築花僊祠于湖陽之旁予禮拜焉先生親為予道其詳如此先生年幾八旬燈下能細書精神如壯年未幾起南少司空無病長逝蓋七十九云

茹太中京師人天順中年一百四歲上名見便殿賜宴順天府賜冠帶襲衣命禮部尚書姚夔造第賀

朱政羣牧所千戶年一百六歲終其子全一百二歲孫鏞八十二歲俱存皆以千户致仕詔俱進階宣武將軍賜羊酒白米同時濟寧人王能以年一百十六歲名見又七年終俱成化時事

大臣眉壽至九十以上者都督吳良九十九魏尚書文靖驥九十八應尚書大猷九十五王尚書學夔九十四劉少師文靖健九十四湛尚書若水九十五喻尚書茂堅九十四王端毅恕九十四尚書胡拱辰陳雍大理卿葛浩俱九十二尚書錢邦彦九十一

清賞

馮少衆公子京偶與余談西湖之勝曰僕之受用西湖與衆人異予曰何曰曉月将落朝曦欲浮此僕最得意時也至今有味乎其言

錢鶴灘先生福有一門生按鹺政時令人起居先生曰肯借重游屐二十四橋夜月故自佳先生不應一日忽詣揚使者聞先生至倒屣迎之先生漫語曰聞此中有一佳人落一鹽賈手我欲一見之非君不能致爾使者面赤陰使人致意商〻且驚且喜設千金宴延先生至舍出佳人侍席先生大喜書一絶於白練曰淡黃衫子淡羅裙淡掃蛾眉淡點唇可惜一身俱是淡如何嫁與賣鹽人投筆去使者令

人迹之不可得矣

陳方伯公鎣由郎署列藩臬督學校以四川方伯致仕歸所歷宦轍皆天下饒地晚不能具中人産構一室廣袤尋丈其自蜀歸也相知迎謂之曰行且開府矣獨不能少待耶公笑曰吾見夫陸棧水峽之嶮遠也不欲以一棺累妻子爾公善八法尤妙署書詩文洒洒不肯注思曰使吾以是見役何異拮据案牘乎輕刀短屐獨遊山水間客召之飲即飲飲少即坐睡不復問誰主也

鎮壓

吳太宰鵬翀學東粵時夜坐堂上忽有一巨足自屋脊下垂及地公秉燭端坐不動忽聞鬼曰此間有貴人氣乃去吳非端人也止以太宰懾怪況正人君子乎

先大夫嘗言有書生至一村見土人攘攘擊牛酒張盛宴賽神又醵數十金購一少艾鎖密室中俻神挑席詰旦其女竟不見父母涕泣招魂而歸歲以為常不爾風雨旱潦必不時生訝之宿其地覘焉及明父母來招魂其女無恙也叩之故曰夜半時西屋角忽有一白光自地高至數十丈女計無復之憶幼時所習心經誦之自顧其頂忽

有一紅光亦高至數十丈白光漸低土人且喜且驚如女言穴其地得一巨蛇長可百尺衆競斬蛇其旁白骨纍纍幾數石蓋常年所食女子也妖竟滅余嘗謂此攝心法爾心有所依則定心定則神王神王則氣伸邪何能勝正哉爾時能誦語孟六經諸書頂上光必勃發若執心經為遣妖法是說夢也

詼諧

陸文定公平泉一日同諸史官謁分宜前趨者履其庭中菊公舉手曰莫踹倒陶彭澤前者赧然

陶周望太史謁太原父子謦陳眉公不啻口且云陳生即在此亦一良晤也眉公出周望拱手曰向慕公如天上人不意此處相會太原父子不樂而罷

顧涇陽先生謁太原公公曰近有一異事閣中所稱是外論必以為非閣中所非外論必以為是先生曰其亦有一異事外論所是相公必以為非外論所非相公必以為是公不覺失笑

熊太使敦朴雅負氣左遷别駕江陵勞之曰子之謫吾實痛心太史對曰冊溪有言通則不痛〻則不通江陵默然

或夢見石衛尉叩拜固請曰某為貧所苦敢求治生之術石尉笑曰難言也固請曰先去八賊八賊者何曰禮義廉耻忠信孝弟是也八者不去財必不聚其人再拜而覺此雖近謔可以醒貪

文肅宗伯時司禮干謁一切不假聲色一日諸大老飯中貴許中貴忽指趙大言曰有一貴卿來作賊吾已擒之請示公乃一大鼠釘四足謗以蜀人為鼠故相戲也文肅指鼠應聲曰汝來內府盜竊法應閹此何足盡汝辜也中貴色變不能荅諸大老撫掌大笑服公英敏

分宜睚眦最重豫章諸同舘以初度稱觴文肅從旁大言曰今日却似文選雞賦二語分宜曰何文肅朗誦曰大雞拱而立小雞翼而趨分宜亦不罪也

王元美先生善謔一日與分宜胄子飲客不任酒胄子即舉杯虐之至淋漓巾幘先生以巨觥代客報世蕃世蕃辭以傷風不勝杯酌先生雜以詼諧曰爹居相位怎說出傷風旁觀者快之

南峰公有母舅老不能治生索舘穀于公久不得一日迫公甚公曰巳得一生矣行具衣冠出謁坐良久公忽突而弁具青衿出拜母舅驚咤公大笑曰何所得良子弟其顧身充之尋具束脩數金為贈此

事近戲然先生行誼之最近人情者

吳俗佞佛者多請僧念經為來生地謂之預脩楊南峰先生事母至孝母時作預脩先生曰此難以口舌破也一日延十數僧脩三日夜道場先生預於廳事東壁開一竇一僧少年佻巧者引坐此時於竇間伸手批之先生手潔白如脂甲甚脩長僧疑其為美少艾也陰以五指報先生縛而榜之太夫人盛服出拜佛衆僧拱立各有執事獨此僧不能動太夫人乃知真僧絶少預脩之念始灰

胡給事汝寧政府心腹也無所建白乃上疏云聖濟殿掌印者于端陽日捜取蝦蟇傷生甚慘宜聽之太醫院湯海若大詈曰宋有鵞鴨

御史今乃有蝦蟇給事耶汝寧疏辯嘵嘵甚口政府曲庇之票旨曰是人遂呼汝寧為奉旨蝦蟇給事

鄒南臯先生以建言杖戍一同年以詩唁之曰鄒君自有毋枉去哀人父其言婉而有味或云馮開之先生筆也

囙果

唐元徵少宰将捐館前數月數夢一魔若前生世讐不可解者窘迫甚精神輙恍惚迺延一名僧誦經超度病稍愈適張真人入賀至作道場數日夜禳之其仇復見夢曰吾向以汝稍知懺悔姑寛汝今乃以邪術相逼耶不復赦汝矣元徵自知必不免泣作遺囑數日死長安喧傳此事予不敢盡以為然姑存之以備一囙果

居巢孫竹墟以堪輿術徧行江南北為予言故御史路楷使遷其祖父塋穴中不復有骸骨止蝎數石見者咋舌楷故分宜遺孽沈青霞鍊者也毒氣滿腹有自来矣

楊順路楷既合謀殺沈青霞猶未快分宜意復逮其子襄襄故山陰諸生也杖之累數百下獄勒限令自裁襄自知不免涕泣作遺囑執筆時滿室盡香忽叩扉聲急啟之乃青霞故門生也一見襄抱頭慟哭至伏地相持不解旁觀者相顧沾襟稍定叩之故曰楊順已半夜赴緹騎逮矣蓋為吳給事時来發其縱冦納賄狀也襄得生還尋上疏白父冤順楷下獄論死青霞贈光祿少卿襄以蔭至郡守親為高存之道其狀云

孝豐高奎賈于吳門有一人以數金質其妻奎竟還之後生子成進士官郡守郎林以筏為業得遺金如數償之後生子文煥以貢亦為

守天道信不爽

兩人同賈一人利其貲月明中同行忽推之橋下而死自謂無一人知者顧橋上石獅子戲曰若幸勿言獅子忽言曰吾不言恐汝自言爾其人擁貲甚厚又一日復結一同侶少年也而甚昵又數至橋上顧同侶曰石獅子亦會說話其人固問之不荅後問不已恃其莫逆語之故少年即前所推橋下人之子也行至一官府紐其人大呼尋正大辟所謂石獅子不言而彼自言之者也

一婦投井業訟之官矣適兩人挾厚貲同行至井畔聞井中有人聲先令一人下援其婦出殊有麗色井上人竟挈其人去并攘厚貲賈

于太倉夫婦相得甚驩前訟者探井中人不見婦翻得男屍官府亦無如之何又二十年婦色衰其人别有所驩婦乃大呼于市曰若非善人也具語出井狀其事流傳前獄未決者始得實正法蓋天道也

天數

武宗南巡至陪京江彬乘其宿牛首將甘心焉牛首山夜鳴逆謀遂止

高太史啓少負從横才畧長于詩高帝時授翰林編脩、元史陟户部侍郎不拜歸教授鄉里自給常夢其父攜其手書一魏字曰遇此人決不可與交後魏觀守吳郡延以上賓禮觀徙府治乞先生文上梁為衛帥所訐與觀俱腰斬

趙文肅貞吉大拜時引鏡自照曰趙大舟也會拜相可見天下人有命

世廟晝寢二中使忽閧帝驚問故一中使曰奴專靠爺一曰靠天議久不決故爭帝以金盆置其殿靠天者故命迂道取之靠爺者以徑亡何靠天者先得趨徑者欲速甚履閾而躓帝歎曰吾信不如天也」

湯拙齋有言人生屈伸有數當落地時官爵固已定矣安知河南道御史必讓大冢宰乎此言良可深味

長樂馬某妾生子鐸而妻妬嫁之同邑李姓又生子騏初名馬永樂壬辰科鐸中狀元戊戌科馬中狀元上御筆加其字遂名騏

方術

朱遠齋病且死苕上諸公俱往候之朱張目曰僕將别矣願以明日過我僕有裹言相囑至明日諸公畢集遠齋拱手曰無他言也諸公凡有病勿輕服藥嘗試之今之療病者不識病情十之九徐觀其證數日進劑未晚也數十年相知願以此贈

予聞之周寧宇先生云王威寧越不死得異人術隱終南山中徧體生毛其師則蝦蟇精也其然豈其然乎葢俶儻雄偉之才生有異骨其以七尺為游戲者耶

吳江盛啓東寅少學醫王賓先生授御醫自永樂歷仁宣二廟掌院

事上幸直房先生與同官奕弗及屏上命終局且授韻賦詩明日上倚和焉以老乞休周文襄公餉賦餘米百石先生卻之貽以詩有魚龍江海夢鼠雀稻粱謀之句文襄終身媿之

毛百歲翁弼少保澄之祖也老于諸生年七十貧困無聊有一日者得公支干而異之曰尚有二十年厄運過此當大佳聞者揜口已叩其子曰亡久矣出孤孫示之曰公之老運以此子甫二十年日者果至如其言少保公狀元及第矣太倉至今有人瑞坊

孫竹墟侃堪輿大有名江陵葬父延至其家竹墟所卜地不用尋敗詹御史事講奇孫曰假令江陵能用公言禍不至此竹墟正色曰不

然江陵即用吾地豈能上回九重之怒下弭四方之怨哉余頗韙其言

避亂五箴

廣慈

胞與動念惻焉不忍此念何來發根於仁如母哺兒是真非假推誠量力銖積寸累不問冥福吾滿吾志世方擾攘禍福無門衆之繫命天道所憑欲必與聚惡勿恐施時陰行善是名廣慈

習勞

晏安鴆毒不可懷也干戈雲擾無有佚處陶公運甓武侯躬耕聞雞起舞壯哉祖生嗤彼乳臭惰厥四體如戶樞蠹由不運敗先正文成習於吳人衡量沙石勞其股肱任重致遠以漸日增一朝脫去鼓掌

趨距義旅勤王拮据戎伍四十九夜曾不假寐丈夫之氣賁育自我寧學婦人甘朽牀笫

甘貧

安飽一念千古坑塹聰明男子豪傑自命一旦墮落回頭無路斯犬機鶴至今隕涕舜跖之徒一蔽千駟利害毫髮即此分路彼狂匪愚以有欲故矯志勵俗先從動忍水飲蔬食潛有餘味

挹損

盈便是惡下即為善富不如貧貴不如賤太上日損其次不先日中必彗月滿則虧人百其巧天盡可違翻身思退進有餘地竭蹶前趨

旋踵輙躓屈伸之幾倚伏可畏

密藏

真元不足而多彊陽元神不足乃敢蹶張古之至人超越九霄潛入九地冥焉太始淵乎惕厲藏舟於壑藏溪於山行無轍迹游戲人間

西山日記跋

右西山日記二卷明丁元薦撰元薦字長孺長興人舉萬曆十四年進士官至尚寶少卿旋削籍事蹟詳明史本傳黃梨洲稱其嫉惡如仇宣城縱橫楚浙富平主察斥其黨七人舉朝大譁先生抗言七人宜斥救者非是波路壯闊不惜以身爲砥柱今讀其日記所記皆嘉言善行雖其人下中而一事合宜亦必書之然後知其立心之恕也日記上卷爲日課英斷相業延攬才略深心名將循良法吏守死忠義直節器識神識古道十五篇下卷爲文學師模庭訓正學孝

友篤行持正德量友義淸脩恬退高隱格言正論淸議義俠母範賢媛耆壽淸賞鎭壓詠諧因果天數方術五箴二十六篇取校康熙戊辰孫氏刻本則上卷增家訓篇鈔本分載入循良庭訓諸篇內淸脩德量正學三篇刻本移入上卷淸賞鎭壓詠諧因果天數五篇刊本皆無其餘異同甚多今蓼菴刊本已不可得況舊鈔乎因爲搜入祕笈世當知梨洲所云執此以求子午之說爲不虛也已未春日無錫孫毓修跋